

三個十年

文 / 郭漢崇 花蓮慈濟醫院泌尿科主任

阿母想望 囡仔定志向

四、五十年前的臺灣，當醫生是屬於比較賺錢的行業，而且在一般民衆的心目中，醫生是屬於社會階層中的佼佼者，相對來說，一般家庭普遍經濟較窮困貧乏，總覺得家裡只要有人能夠當醫生，就可以讓這個家從貧窮變成富有；所以當時有很多的家長會期待家裡比較聰明的孩子將來能夠當醫生。在那個年代，沒有電腦、網路或什麼其他的高科技領域，總以為當醫生就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我們從小就是如此：媽媽帶著我們上街時，看到診所的生意很好，她心裡就想著，如果我們將來能夠當醫生不知道該有多好！

因為這樣，我小時候心裡就認定，當醫生是我人生的一個志向；當醫生能夠照顧病人又可以賺錢，應該會是很好的職業。我念的是嘉義高中，在當時相當有名，只要是成績好的學生，學校就會推薦他考醫學院。我畢業後就考上臺大醫學院，開始我的醫學之路。

雖然定下目標從醫，甚至後來順利學醫，但醫生應該是什麼樣子？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其實我不太懂。因為，從小所嚮往的醫生就是開業醫，大家對你很尊敬，一間小小的醫院，房子蓋得大大的，整天就坐在門診看病人，跟病人接觸，賺很多錢……。並不瞭解原來醫生還可以分成教授型的或是普通型的，在醫學中心或是在診所等等，都有所不同。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是如何？是後來依自己的個性、自己的能力，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慢慢的形塑出來，漸漸地知道自已的定位適合在什麼地方。



郭漢崇醫師（右一）二十幾年前與親友參訪精舍，與證嚴上人合影留念。

貼近個性 走入外科中的泌尿科

在面臨選擇專科時的思路，大概是感覺外科就是比較乾脆，可以大刀闊斧，該切的切、該縫的縫，而內科比較會有變化，必須去調藥或是其他細微的處理。外科醫生與生俱來就會有一些特質，像我就喜歡畫畫，有很多的外科醫生喜歡畫畫，外科醫生對很多事情比較挑剔，比較要求完美，在我的周遭環境，辦公室也好、研究室也好，都是非常的整齊，這種整齊是最基本的，這可以反應出一個外科醫生對他本身處事的態度，當然並不一定每一個外科醫生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能做到這樣，應該算是比較好的外科醫生。

其實當初我也沒有一定要走泌尿科或是哪一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是覺得不管走哪一科都好，只要選一個外科就行了。會走泌尿科的原因是因為我一般外科不能上，所以我選擇一個比



較接近的科。

我這個人做事情有時候是很有趣的，我從決定要走泌尿科的那一天，當天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到書局買了一套泌尿科的教科書，那時最新的一套教科書有三本，我就拿著一個書包，把書放在裡面，再放一隻紅筆，整天就背著那個書包，坐車或是做什麼事情，隨手就拿著書開始看。

決定到花蓮


我在臺大當住院醫師的時候，可能是自己做事情動作很快很有效率，所做的事情結果都還不錯，所以在老師們的心目中，都覺得這個學生將來應是一個可造之才，自己也一直認為，將來應該會繼續留在臺大醫院。在總醫師結束後，為了要留在臺大醫院，所以我去沙烏地阿拉伯一年，回來之後就留在臺大醫院。因緣際會，當時剛好成大醫院及慈濟醫院都陸續落成啓用。我本來想去成大醫院，會想去的理由是，會擔心自己無法適應沙烏地阿拉伯的環境，所以那時候會考慮去成大醫院。當時成大醫院的院長戴東原教授跟我說：「你既然已經答應臺大要去沙烏地阿拉伯就不要再反悔，回國之後，隨時歡迎你來。」但是在回國之後，我就已經是臺大醫院的主治醫師了，為什麼還要去成大呢！

在那時，慈濟醫院剛落成，我的同學在這裡當外科主任，他請我每個星期來這邊兼任開設泌尿科門診，漸漸的病人就愈來愈多，也做出了一些成績。當時院方覺得我還不錯，極力的希望我能夠來慈濟醫院服務。我在臺大醫院當了二年的主治醫師，在這二年當中，其實已經有很好的表現，所以我決定要離開時，當時的主任也非常捨不得，但是整個大環境不容易改變，他也沒有辦法去改變，因為當時沒有那麼多的位置，在僧多粥少、經費及資源都有限的情況之下，假如我繼續留在臺大醫院，也只能做一個區區的主治醫師，甚至沒有教職，也沒有辦法升遷，自己想要做什麼，都會受到很多的阻力。所以心裡想著，雖然覺得那時候的慈濟醫院看起來未來性並



決定到花蓮服務後，郭漢崇醫師參與慈濟的義診，下鄉行醫。





沒有那麼大，但是如果能夠到這裡，覺得應該是可以獨立發展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兼任了二年之後，最後終於決定要來花蓮。

一開始對我的人生規劃並沒有想那麼多，一路走來，自己的一些能力、自己的一些表現，似乎就是會讓自己應該要朝那個方向去走。當初我到慈濟醫院的時候，一個第三年的主治醫師，說實在的也稱不上是一個多厲害的角色，但是在這裡的表現其實是會被大家放大，比如說你做一件事情還不錯，如果是在臺北或是其它的都會區，就只是覺得不錯而已，但在這裡就會變得很不錯，因為你是在一個比較荒蕪的地方所展現出來的一些能力，人家就會把它放大，所以臺大醫院就會一直很注意這裡醫生的表現，對於泌尿科來講，就覺得我們做得很好。

對學術的渴求辦雜誌 為醫學教育紮根

剛到慈濟醫院的時候，一開始也不能說自己沒有什麼志向。比如說我來這裡的第二年就創辦慈濟醫學雜誌，在國內，很少有醫學院敢說自己要創辦醫學雜誌，更何況我是一個人跑去跟證嚴法師說我們想要創辦醫學雜誌，證嚴法師同意一年一佰萬的經費，不要有商業廣告，就這樣開始做起來，到現在已經二十二年了，至少也做出一個規模。所以事在人為，當初我為什麼要辦醫學雜誌，其實這不也就是在我的心中存有一點點對學術的渴望及追求。所以到現在為止，一直還是持續很努力的在做，每年都還是維持發表十篇以上的醫學論文，當然也希望能夠漸漸的傳承。

這幾年我把很多工作的主力慢慢的放在醫學教育上。尤其是對於國內的年輕醫師，我們編寫了很多專業的書籍。我將在二〇一一年完成國內第一本的泌尿學專業教科書第二版的發行。第一版是由我拋磚引玉，讓我們慈濟醫院的醫師一起編撰而成，而第二版則是邀請國內七十幾位泌尿科醫師一起來共襄盛舉，這是一件大事、一個歷史的記錄。回想這些過程似乎好像是有一個節奏，不管是在自己的生活裡或是對自己的期許。

我的人生，我把它分成三個十年。第一個十年，是三十五歲到

郭漢崇醫師（右三）來到慈濟的第一個十年裡，參加慈濟醫院院慶，當時這群從上人手裡領獎的年輕醫師，現在都是資深而備受病患信賴的大醫王。右一為陳英和醫師、右二為簡守信醫師、左二為劉安邦醫師。



四十五歲，是我來慈濟之後。這個時期比較屬於是我的成長衝撞期。第二個十年，是四十五歲到五十五歲，是我比較成熟穩定的發展期，這段時期當然也不是刻意，好像是自然而然就會在很多方面慢慢成熟，學問成熟、論文成熟、待人接物的成熟、自己的脾氣及個性當然也成熟了。第三個十年，也就是五十五歲到六十五歲，如果這是一段人生的影片，那將是一個第三幕或是舞臺劇的第三幕，當然我要做一個很漂亮的謝幕。這個謝幕對於我來講，如果能在我們國內做一些醫學教育紮根的工作，那就是我人生最好的謝幕方式。也許我就是這樣子，慢慢的希望自己能夠達到這些目標。

如陀螺不停轉動 回首付出的甘美

在我的人生過程中，當然也會有受到一些挫折，覺得疲倦的時候，但總是會覺得，當自己走過一遭之後，回過頭來看時其實感覺是非常美好的。舉例來說，在國內我常常會到外地去做脊髓損傷者的義診，也不知道為什麼，對他們總是有一些特別的情感，很自然的對他們就會特別的關心，所以只要各地的協會邀請我去幫他們做義診或是衛教，我就會利用假日，也就是別人休息的時候，就扛著超音波到當地幫他們做身體檢查、做衛教的宣導，再把他們的尿液帶回來分析，再把檢查結果寫報告寄回給他們，讓他們知道自己目前的狀況。常常一早從花蓮出發，到達義診地點後就緊接著做衛教、做檢查，結束後再趕火車或是飛機回花蓮，



被稱為郭P (Professor) 的郭漢崇醫師(左) 不吝提攜後進，在教學上總是傾力相授。

長期在做這些事情，有時也會覺得非常疲憊，經常在回程的路上已是呼呼大睡。但是回過頭來，看到這些過程，會覺得這是人生中一件很美好的東西，那些人因為你去關懷他們，其實他們的內心是非常的感動，他們把你當作是一個最可信賴的朋友，但這不是你怎麼努力就可得到，而是用真誠的心去換來的。

有人說我像是一顆轉動不停的陀螺，而我認為不只是一個不停在轉動的陀螺，在用力打下去離開繩索之後，它會有一定的方向、一定的節奏在轉動，我希望它能夠轉動的很漂亮，一直到停格為止。
(本文整理自郭漢崇教授接受媒體採訪內容，整理 / 張慧敏) 🌱

